

丹麥	748	喬治亞	924
愛沙尼亞	158	愛爾蘭	7
法國	3,979	馬其頓	163
德國	4,909	馬來西亞	30
希臘	132	蒙古	62
匈牙利	483	蒙特尼哥羅	36
冰島	2	紐西蘭	236
義大利	3,815	新加坡	48
拉脫維亞	136	瑞典	500
立陶宛	188	東加	55
盧森堡	9	烏克蘭	20
荷蘭	197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35
挪威	413	資料時間：2011/03/04	
波蘭	2,527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Security Assistance Force,”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ops/isaf-tcn.htm (2011/06/30)	
葡萄牙	114		
羅馬尼亞	1,726		
斯洛伐克	296		
斯洛伐尼亞	79		
西班牙	1,499		
土耳其	1,799		
英國	9,500		
美國	90,000		

共軍總參謀長訪美的對台戰略意涵

陳嘉生*

中共解放軍總參謀長陳炳德應美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穆倫（Mike Mullen）上將之邀，自5月15日開始為期9天訪問美國。訪美行程包含基地參訪、美國國防大學演講、與美國政軍高層會晤等。陳炳德在這些行程中分別提出了中共黨政高層的對美態度與對台基調，言談之中似乎並無太多的新論點作為與美國交往的基礎，但是其中有些內容隱含對台的戰略意涵，值得我方關注。以下先提出陳炳德訪美的幾點重要事項，再提出對台的二項戰略意涵，最後歸納三點政策建言供我國安單位參酌運用。

陳炳德訪美的共識與歧見

一、美「中」軍事高層的共識

共軍總參謀長陳炳德5月18日與美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穆倫進行雙邊軍事高層會談，並達成六項共識。首先，兩人認為雙方應該建立在健康、穩定、可靠的軍事關係上，以藉此促進兩國的關係；第二，雙方認為軍事高層的接觸與對話相當重要，盡量避免誤判並營造積極的溝通氛圍，兩國國防部應可透過熱線電話進行溝通；第三，雙方海軍應加強

* 作者為國防大學研究發展室副主任，銘傳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海事安全合作，減少海上的衝突風險；第四，雙方加強人道救援的合作機制，強化人道主義與減災交流，並計畫於2012年進行人道主義救援減災聯合演練；第五，雙方進行軍事醫學交流，兩國的軍事醫療船進行海上聯合軍事醫療演練；以及第六，雙方增進軍事文化與體育的交流，促進彼此的信任與理解。陳炳德與穆倫都認為，雙方都應以合作為前提進行交流，而不是相互較勁挑戰，這六項共識涵蓋傳統與非傳統安全議題，並且將人道救援、海上醫療、及軍事文化與體育納入雙方軍事交流中，似乎顯示美「中」軍事高層對於促進雙邊軍事交流的共識已經逐漸深化，並從軍事安全拓展至其他領域，尤其是非傳統安全的各項議題。

二、對台軍售的歧見

美國軍售台灣的議題在陳炳德訪美期間再度成為美「中」雙方交手的重點議題之一。陳炳德直陳《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已經不合時宜，而且據此作為軍售台灣的依據不但干涉中國大陸內政，也讓軍售一直成為美「中」關係的絆腳石。陳炳德巧妙地利用主權邏輯來指責美國，說美國一方面支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另一方面則以軍售台灣來破壞這個共識，特別是指出美國以其國內法來干涉他國內政是霸道的行為，因此美國已經到了應該重新審視《台灣關係法》的時候了。此外，陳炳德也藉《台灣關係法》來分化美國政界，強調美國參眾議會中有不少議員也支持修改《台灣關係法》。穆倫上將則立即回應指出並未聽過國內政壇有修改《台灣關係法》的聲音，而且也沒有任何修改的必要，強調只要這個法律還存在，美國就必須遵守。我國駐美代表處也隨即發表聲明，駁斥陳炳德的說法，指陳的談話內容沒有根據，只是

「自說自話」。而且美國國務院也發布新聞稿稱，並未聽說有任何一位國會議員曾提議修改《台灣關係法》，顯然陳炳德的說辭並無任何證據支持。

三、中共無意挑戰美國

陳炳德在參觀美國的軍事基地後，在美國國防大學發表演說，其中一個重點是中共無意挑戰美國。他說雖然中國大陸的軍事現代化在歷經20年的長足發展後已成為區域強權，但是與美國的軍力相較，仍然有一大段距離，而且這個落差至少有20年。中共歡迎美國在亞太地區扮演一個建設性的角色，維護並促進區域和平穩定與經濟繁榮，同時希望美「中」能透過對話來增進戰略互信，共同肩負起區域與全球和平穩定的國際責任。陳炳德這一席話可以說是一方面呼應美國一直以來呼籲中共扮演「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另一方面是告訴美國，中國大陸正在崛起，亞太地區將成為兩極平衡的體系，兩國將共同維持這個區域的和平穩定。

對我國之戰略意涵

一、對台三戰合一與外交攻勢

為了阻撓台美關係，陳炳德利用三戰「法律戰、輿論戰、心理戰」與外交攻勢來強調《台灣關係法》的不適當性。他數度以記者會的時機，向國際媒體質疑其適當性，因為此法只是美國的國內法，但是美國政府卻據此做為軍售台灣的重要條文，這是美國政府以國內法干涉他國內政，中國大陸無法接受美國這種做法。陳炳德的說法不但是「三戰合一」，而且是藉由出訪美國的機會進行外交攻勢，以達到「責歸美國、

矮化台灣、阻撓軍售」的三合一目的。

共軍自 2003 年底頒布《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之後，便積極地利用各種時機對台展開三戰。陳炳德訪美的三戰作為包含，指責美國以國內法干預中國大陸內政的法律戰、指出許多美國國會議員支持修改《台灣關係法》的心理戰、及在記者會上向國際媒體指責美國打壓中共與停止軍售台灣的輿論戰。陳的三戰合一加上外交攻勢企圖從美國對台軍售根源的《台灣關係法》下手，先否定其正當性，再加之以干涉他國內政的罪名，從而瓦解台美關係與台美兩國的軍事交流合作，進而切斷我國先進科技武器與軍事新知的來源。我國安單位與國軍相關部門必須密切注意，並應積極與美方展開反制作為。

二、否認對台導彈威脅以誤導國際視聽

陳炳德在美「中」聯合記者會中表示，他可以很負責任地說共軍沒有對台的「導彈部署」。這段話引起許多的爭議，不但美方不認同，我國安局長蔡得勝更直接指出「用衛星就可以看出導彈的部署位置」來反駁陳炳德的說法。從 2000 年以來，我國國防報告書與美日的中共軍力報告均指出，共軍對台飛彈部署的質量持續增加中，目前以東風 11 型與 15 型為主，兩型的射程在 300 與 800 公里以上，在未來 10 年東風 16 型導彈將陸續進入量產部署，對台威脅的程度將更為升高。

倘若陳炳德只是玩弄文字遊戲，強調「台灣附近的中國大陸沿海地區，解放軍只有『駐防部署』，沒有『作戰部署』，更沒有『導彈部署』」，那麼離「中國大陸沿海地區」稍遠的地區但部署的導彈飛彈射程又能涵蓋全台灣時，這種部署就非陳

炳德上述所言之各種部署了。這種文字遊戲乍看之下似乎是言之有理，但實際上只是以文字排列順序來隱瞞事實，我國安局長的一席話「用衛星就可以看出導彈的部署位置」就已道盡共軍高級將領的辭窮。只是，陳炳德位居共軍總參謀長要職，在記者會上直言無對台部署飛彈，其背後含意無非是想要避免國際社會重新燃起「中國威脅論」，並藉以誤導國際視聽，以為中共對我釋出更多的善意。

政策建議

一、提升對美軍事交流

在軍事外交上，注意美「中」軍事交流的提升產生對美台軍事交流的空間壓縮。基本上，國軍與美軍的交流程度較共軍與美軍的程度要深，但是廣度則有不足。囿於外交關係，國軍赴美人員較美軍蒞台人員多上許多，內容大多侷限在受訓參訪等實務工作，而其他面向，如文化、軍樂、藝術、運動等，則鮮少參加，2011 年 4 月上旬我國陸軍官校前往美國西點軍校參加「聖赫斯特競賽」(Sandhurst Competition) 實屬首例。國軍應增加各個面向的交流活動，並提撥部分國防預算支應，以提升兩軍的交流深度與廣度。

二、反制中共三戰策略

中共對台策略中已經把三戰做為一種兩岸間的無煙硝攻勢，陳炳德訪美的三戰作為即是一例，我國必須要審慎以對。馬總統在 5 月 12 日與美國「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進行視訊會議中提出「三道防線」：(1)兩岸和解的制度化；(2)增加臺灣在國際發展

上的貢獻；以及（3）結合國防與外交，來強化中華民國的國家安全，並確保未來的長治久安。這三道防線可以說是反制中共三戰的戰略思維，由和解的制度化來化解法律戰；藉由凸顯台灣在國際間的貢獻來化解輿論戰；再由國防與外交的結合來化解心理戰。基本上，三道防線能夠提出一套「如何」強化國家安全的邏輯思考。藉由雙邊制度的建立，構建彼此遵循的模式，透過制度性的接觸與協商，進而促進了解與信心建立，因此三道防線能清晰地形成現階段的國家安全策略雛形，有利於我國未來的政經心軍等戰略的發展，更有助我國安單位與國防部形塑適當的國安政策和軍事戰略。

三、關注美國國會對台灣關係法的立場

《台灣關係法》是美國官員經常在正式外交場合上回應中共官員「一個中國」問題的官方用語，例如歷年美國總統訪問中國大陸期間被問到對台軍售議題時，其官式回答通常是以美國根據《台灣關係法》與三個公報，來回應中共的批評。陳炳德此次藉訪美的機會，要求美國國會修改《台灣關係法》，似乎是一種釜底抽薪的方式，否定美國對台的軍售法源，以達阻撓軍售的目的。2011年6月16日美國國會再度舉行有關台灣安全的聽證會，與會兩黨議員共同敦促歐巴馬總統盡速批准對台灣出售先進的F-16戰機，聽證會主席羅斯蕾緹南（Ileana Ros-Lehtinen）更表示將提出法案來加強「台灣關係法」，這在在顯示美國政界對中華民國的重視。我國能夠彰顯民主價值，扮演區域內的和平締造者，才是友盟支持的基礎，美國對我之支持也是基於這個立場，因此我政府應該朝這個方向努力。

美越雙邊發展與其戰略意涵

趙文志*

前言

1975年越戰結束，美軍撤離越南，離開時犧牲58,000名美國大兵的生命在越南戰場上與花費超過1,500億美元的軍事開銷；美國與越南關係卻沒有因為越戰結束而獲得改善；直到1991年美越雙方高層首度在聯合國進行會晤，雙方皆同意加強正式接觸，開始了美國與越南關係正常化的第一步。美國政府於1992年派遣助理國務卿層級的代表團訪問越南，此為越戰結束後，首次美國官方代表到越南訪問。在此次訪問中，雙方在尋找越戰期間失蹤美軍人員事務上展開合作。在此之前，美國一直把全面解決柬埔寨問題及尋找失蹤的美軍人員作為實現美越關係正常化的先決條件。

隨著上述先決條件基本獲得解決後，美國從1995年開始與越南進行關係正常化的政策，這標示著兩國在經過從敵對、軍事對抗的階段開始進入和解乃至合作的里程碑。隨著雙邊關係的進展，兩國合作的項目、往來的密切與互動層級都不斷加大、加深與加高，顯見兩國對此發展都持正面的態度與思維去理解與面對。

面對美越關係的發展，如何理解與解讀為本文的出發點。本文首先將簡單回顧從1995年美越關係正常化開始至

* 作者為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